

社会学
研究
丛书

■ 何 琦 著

「恰到好处」

——《中庸》解读

QIA DAO HAO CHU

——ZHONGYONG JIEDU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社会学研究丛书

■ 何 琦 著

「恰到好处」

——《中庸》解读

QIA DAO HAO CHU

——ZHONGYONG JIEDU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恰到好处:《中庸》解读 / 何琦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106-04093-2

I. ①恰… II. ①何… III. ①儒家②《中庸》—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8225 号

责任编辑: 贾伟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版式设计: 人文在线
责任校对: 刘彬
责任印制: 人文在线

恰到好处:《中庸》解读

何琦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 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mm 1/16
印张/11.25 字数/1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093-2/B·0100
定 价 32.00 元

前言

古罗马有《爱经》，古印度有《爱经》，古代中国也有爱经，这就是《中庸》。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是我多年反复研读《中庸》的感悟。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这种判断不无荒诞，这也是有可能的。想想看，《中庸》为中国古代“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人们早已习惯了将其当成中国政治文化经典，与人生的情爱有关系吗？

我一直认为，道德的核心是爱；那被社会人群所弘扬的美德，其灵魂更在于有理性之爱。而《中庸》一书，无疑是儒家推崇的道德修养之经典，自然也就是爱的经典。

在《中庸》一书里，作者子思引用孔子的话，与《论语》有异：“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宋代大儒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有如下解释：“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正如朱熹所解，历史上，人们将“中庸”称之为“至德”。

“中庸”是不是“至德”，这里暂且不论，我们放在具体章节里去讨论。如果它果真是“至德”，即最高尚的德，那么，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比如说，在众多的道德规范里，像诚信、宽容、谦让、自省、慎独等，人们理解起来并无困难，只要努力，操作起来也比较简便。唯独这



“中庸”，这所谓的完美的道德，无论理解还是操作，总是会令人无所适从的。于是，对于“中庸”，便有了许多的疑惑。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喜爱“中庸”，甚至也不妨说，他的中庸之思在西方还颇有代表性。他说：“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尼可马可伦理学》）

如此解说“中庸”，的确“玄之又玄”了。所以，韩国学者金容沃指出：“关于‘中庸’，大众的最大误解是毫无根据的普遍概念，即把中庸看作人生态度方面某一行为规范上的‘中间’。人们动辄豪迈地宣称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要走中庸之道，其实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连灰色分子都不够格的小人之流。这种‘中庸’，充其量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用以回避问题的核心，或是导引出适当的妥协，或是非此非彼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的卑劣手段的文字游戏。”（《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

以上只举两例，即可见世人对“中庸”有多大的分歧。

如果“中庸”是“至德”，在《论语》里并没有多少份量，这又让人难以理解。它至少表明，孔子的思考重心并不在此。而作为孔子孙子的子思却将“中庸”进行深入的思考，于是有了长达三千多字的《中庸》。不过，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然有他的独特价值吧。

德者，得也。“至德”者，最大的获得也。谁享有？谁获得？我的理解，自己有得，别人亦有得，即既利己又利人。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显然，唯一且至简的答案是：爱。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揭开“中庸”的神秘面纱：《中庸》关注的是理性之爱。

于是，我们也就破解了子思写《中庸》的目的，因为他的“中庸”



之思，其实就是对乃祖孔子“仁”的体悟。没有人怀疑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仁”，而“仁者爱人”，可将“仁”简称为“爱”；同样，在子思这里，无论“中和”，还是“慎独”、“诚”等，也都完全覆盖在“仁”内。这也正是我为何将《中庸》称之为“中国爱经”的道理。

不过，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爱经相比，中国爱经有其独特性，这是肯定的。在后面分章解读《中庸》时，我们自然会感觉到，中国爱经的视野更宏阔、也更大气，其思想之精妙远非故事叙述所能企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特点，或者说，它所表达的情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离不开它。经典的作用由此可见之。

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我用通俗的现代白话来解说，即“在平常的生活中做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也是“中用”，因为“庸”也通“用”。而无论是“中用”也好，“恰到好处”也好，也都离不开一个“爱”字的支撑。既爱己，又爱人，这才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吧。当然，这并非易事，故子思用了极大的心力来写《中庸》，就是让人思考爱、学会爱。

在《中庸》第7章，子思引用孔子的话说，很多人都说自己知道什么是爱，却被世俗的所谓爱迷惑着，陷于各种苦恼或痛苦或不幸或灾难中，不知躲避，不能省悟，不能自拔。很多人都说自己知道什么是爱，也极力推崇真爱，期望享受爱的甜美，但却坚持不了多久，或一两天，或十天半月，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孔子在这里没有直接解说是何原因，我们由此可知，要真正理解爱、长期持守爱是多么的不易！

《中庸》是中国古老的“爱经”。尽管它并未能教我们如何去谈情说爱，或者说，在爱的操作层面上还不是十分具体，但它的思考是精深的，亦不无客观性，仔细研读，我们总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

本书将以朱熹的《中庸章句》为底本，分章解读，望能为读者阅读



恰到好处——《中庸》解读

《中庸》提供些许帮助，至少，或能提高人们对爱的认识吧。

简单介绍一下《中庸》的作者：

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其父伯鱼，在《论语》中出现过两次。相传，子思为孔子学生曾子的学生。据《史记》记载，子思晚期的弟子之一是孟子的老师。据学者相关考证，编辑于汉代的《礼记》中，有“表記”、“缁衣”、“坊记”这三篇文章与子思有关。《中庸》一书，原本就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

何 琦

写于苏仙岭下

目 录

《中庸章句》序(前二段)	1
第1章 天命率性章	7
第2章 君子时中章	15
第3章 中庸至章	21
第4章 知味章	24
第5章 道不行章	30
第6章 执其两端章	34
第7章 期月守章	40
第8章 回为人章	44
第9章 不可能章	48
第10章 子路问强章	52
第11章 素隐行怪章	55
第12章 夫妇之愚章	60
第13章 道不远人章	67
第14章 无入自得章	73
第15章 行远登高章	78
第16章 鬼神章	82
第17章 大德者章	86



第18章	无忧者章	90
第19章	达孝章	94
第20章	哀公问章	98
第21章	诚明章	113
第22章	天下至诚章	116
第23章	致曲章	119
第24章	至诚之道章	123
第25章	成己成物章	128
第26章	至诚无息章	133
第27章	极高明章	136
第28章	吾从周章	141
第29章	王天下章	144
第30章	小德大德章	149
第31章	配天章	152
第32章	肫肫其仁章	156
第33章	君子笃恭章	159
结语	中国人的“爱经”	166



《中庸章句》序（前二段）

【原文】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之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神圣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译文】

《中庸》为什么而写的呢？子思先生担心道学失传而写的。从远古神圣之人继承天命、开创人极，道统的传承就开始了。那见于经籍者，已有“允执厥中”这句话，是尧传授给舜的；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些话，又是舜传授给禹的。尧的一句话（允执厥中），已经将道言说完整透彻了！而舜又增加了三句话，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尧的那句话的，一定要这样，才算是差不多解释清楚了。



【解读】

这是朱熹注解《中庸》序言中的第一段话。

在这段话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允执厥中”这句话；其次，则是舜补充的后三句话。

“允执厥中。”允，信也，诚也。厥，其也。在《论语》中，尧对舜说的是“允执其中”，众多注家将其解成“真诚地执守中庸之道”。那么，什么是“中”呢？显然，单独的这一句话，对于人们理解“中”是很费劲的，也极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而所有的猜测也都很难说没有主观偏见。所以，舜所补充的三句话就极有价值了。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出自《尚书·大禹谟》。周秉钧将其译成：人心危险，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又要诚实保持着中道。

为什么要信守着中道或中庸之道？我认为，前两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舜的理解。由此，我们也就不得不着力区分“人心”与“道心”。

什么是“人心”？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总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是自然的。从哲学层面来解说“人心”，亦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对这一几千年来的难题，只能讨论其主要且普遍存在的东西，依我个人的陋见，便是用“自私自利”来回答。也可以将“人心”当成“人之本性”来思考，有不少思想家就是这样的。该声明的是，我这里解说的“本性”，并无“性善”“性恶”的思考。但在舜的话语里，则明显地偏向于“性恶”，不然，他不会说“人心危险”的话了。这就像一般人对“自私自利”的评价，总是会倾向于人性恶一样，与舜的危险之思相吻合。恕我在此不展开评论。

还沿着舜的思考，与“人心危险”不同的是，“道心”则是“惟微”



的。“惟”是语助词，无实义。那么，这个“微”又是什么含义呢？依周先生解成“精微”亦无不可，我个人则喜欢解释成“隐微”或“隐蔽”。直译成“隐蔽”不太好，只是说，由于“道心”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不容易被人们发现，所以，它也就不得不“微”。既“精微”，又“微妙”，但这种“心”却合“道”，故称之为“道心”。

如果说，“人心”危险，是恶，那么，很明显，在舜看来，“道心”隐微，就是善。假如将“人心”当成是“人之恶性”，则“道心”就是“人之善性”。于是，舜才对禹说：道心是多么地微妙，又是多么地纯一，一定要真诚地执守啊。

“中”字比较复杂，我们放在后面正文中去分析。

【原文】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

【译文】

我曾经说过：心的感觉与知觉，实际上是同一的，之所以会将人心、道心看成不同，则是因为有形无形的产生，或者是为了端正人性与命，



被知觉者看成了不同，于是，要么令人感到危险不安，要么则因其微妙难见而已。然而，人都是有这种状态的，所以，即使是具有高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人心，即都有其本性，同样，即使是十分愚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人心和道心，这两者混杂于人的内心，如果不能处理好，那就会让危险的更加危险，微暗的更加隐微，如此，即使是天下的公理，也不能战胜人的私欲了。仔细审察人心与道心，使二者不混杂，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纯正之心不离开。不让其离开，从不间断，一定会使道心经常主宰自己，如果人心听从道心的命令，那么，危险者就会安宁，微暗者就会彰显，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做得恰到好处了。

【解说】

在这番话里，朱熹便展开了对“人心”、“道心”的分析，值得我们关注。其中的两个观点，有在此深入讨论之必要。

第一，每个人都存有“人心”与“道心”。

最聪明的人（上智）与最愚蠢的人（下愚），他们都是人，如果将“人心”（人之本性）看成是弱点的话（朱子有此意图），那么，“道心”（人之善性）就是优点，而无论优点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从这点上来看，人与人之间没什么不同，故可称之为“一而已”。

这与孔子的思考略有不同。“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就单独这一句话来看，孔子的思考似乎是不及朱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当成是孔子对学生的勉励之语，毕竟，除极个别人特别聪明或特别愚笨外，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学而知之”与“困而学之”者，故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改变自己（移）的。不能说孔子的观点没有客观性，依“马太效应”，聪明者更加聪明，愚昧者愈为愚昧，这也是客观存在。

但是，我依然认为，朱子之思更为到位。首先，人皆有善恶之心，



不分智愚，是对人之存在的理性认识。推己及人，读者应不难判断其是非。所以，西方人普遍认同，人其实乃天神与魔鬼之统一。这与朱子的“二者杂于方寸之间”完全吻合，只是说，我们一般人没有将其分别开来而已。其次，即使是“上智”者，“亦莫不有是性，”即最聪明的人也有“人心”。说“上智”者有“人心”，在朱子这里，也是在强调，“上智”者亦不能忽略其修身，这就是《中庸》正文里谈到的“君子慎独”、“修道以教”等。于是，朱子在此就为每个正常人的“修道”阐明了必要性。

第二，“人心”应听命“道心”。

前面，我们将“人心”解说成“人之本性”，乃自私自利。在朱子的表述里，则将其名之为“欲之私”（私欲）。同时，所谓“道心”，我们将其称之为“人之善性”，而朱子则名之为“天理之公”（公理）。朱子认为，如果不能调整好“人心”与“道心”，则“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即公理不能战胜私欲。所以，“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则“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人心”即“私欲”，若令其泛滥，则十分危险。“道心”是“公理”，必得彰显，且以之为主宰（“身之主”），时时制约着“人心”，这才合“天理”。朱子之思明白晓畅，切合人之社会存在，此不必多言。

不过，我们还得在此讨论“道心”。为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意识里的“道”太复杂了，且不说道家之“道”，仅儒家之“道”就众说纷纭，让人无所适从。显然，如果不弄清“道心”是何物，又如何让“人心”听命于它呢？

说到“道心”，自然会联想到“中庸之道”，这无疑也是朱子在此序言里思考的内容。尽管朱子在此并未能清楚地解释什么是“道心”，子思在《中庸》一书里也没有明确地表达，但作为研读者，我们却不得不对其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此，我想用简明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思考，将“道心”解读成“善心”或“爱心”。而所谓的“中庸之道”，自然也就是



“爱之道”了。如此思考，一是想破除“道心”的神秘性，二是便于人们的认识与实践。

当然，“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即关于“爱”的思考一定是十分复杂的。所以，舜才会说“微”、说“精”，而子思也不得不写出一部《中庸》来。

子思为什么写《中庸》呢？朱子说：“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那么，什么是“道学”呢？我个人认为，这里所谓的“道学”，就是孔子开创的仁爱学说。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再进入子思的《中庸》，也就可以逐渐了解子思的所思所想了。

（朱子《中庸章句序》的其余部分从略。）



第1章 天命率性章

【原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

上天给予的生命叫“性”，统率“性”的叫“道”，修养“道”的过程就是“教”。

“道”是片刻也不可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人听见的时候也心存畏惧。没有什么比隐蔽的地方更明显的了，没有什么比细微之处更能彰显的了，所以君子独处时也很谨慎。



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叫中；表现出来且符合节度叫和。“中”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一切生灵通行的“道”。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可运行其位，万物便可生长繁育了。

【解读】

这是朱子（朱熹）编辑的第一章，有人说它是全书的总纲。朱子在其注解中说到：“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

我认为，朱子所说极为中肯。我们将分段予以讨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正如朱子所说，这三句话，核心是“道”。很有意思的是，朱子认为，“道”出于天，而落实到万事万物之“实体”。这话很玄吧？其实，我们只要将“道”转换成“爱”，就很通俗了。联系到《易经》里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来思考，是天地养育了万千生物，天地给予了生物以生命，不就是爱吗？再想想，没有天地的关爱，还有万千生灵的存在吗？所以说，万物（各种实实在在的生物体）都不可离“道”。

天地给予万物以生命体，这就有了“性”。万物各有其“性”，亦通其“性”，这种“性”，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本性”。本性与生俱来，其实也不过就是生命的欲望，因这种欲望都是为了求生存，也都是各自的欲，所以叫做“私欲”。既然万物皆如此，则万物之灵的人也不例外。当然，万物之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依朱子《〈中庸章句〉序》的说法，有“人心”、有“道心”，是混杂在一起的。颇为复杂。所以孔子不谈“性”，只说“性相近”，即本性都差不多。显然，如果只说人，则人